

*Shijiezhentantuilimingzhu
Jingxuan*



世界
侦探推理
名著精选

群众出版社

[法] 加斯东·勒鲁 著

孙桂荣 逸风 译

“黄屋” 奇案



世界
侦探推理
名著精选

群众出版社

[法] 加斯东·勒鲁 著

“黄屋”奇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屋”奇案 / (法) 勒鲁著; 孙桂荣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1

(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

ISBN 7-5014-2798-4

I. 黄… II. ①勒… ②孙… III. 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838 号

“黄屋”奇案

著 者: [法] 加斯东·勒鲁

译 者: 孙桂荣 逸 风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97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798-4/I · 1171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责任编辑：冯京瑶

困惑由此开始

此刻，当我准备在这里讲述约瑟夫·鲁尔塔比伊那段不寻常的冒险经历时，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此之前，由于他本人的坚决反对，我对公开发表这些十五年以来最离奇的侦探故事已经不抱希望了。要不是家晚报就那位大名鼎鼎的斯坦日松最近获得荣誉勋位大十字勋章一事发表的一篇无耻的文章，一篇充满了无知与令人咋舌的恶毒的文章，从而又让人想起约瑟夫·鲁尔塔比伊想永远忘掉的那件可怕的事件的话，我真觉得公众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件被称为“黄屋奇案”的惊人事件的全部真相了，那件事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残忍的、耸人听闻的悲剧的导火线，我的朋友亲身参与了这个事件的调查。

十五年以前，“黄屋”事件曾让人费了不少笔墨，可是，今天，有谁还记得它呢？在巴黎，人们是非常健忘的。大家不是连奈夫案件和小莫纳多尔之死的悲惨事件都忘掉了吗？然而，当年，公众的注意力却被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深深地吸引着，以至于连当时出现的内阁危机都无人关注了。不过，比奈夫案件早几年发生的“黄屋”凶杀案影响更大。一连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个难以了断的案件——据我所知，这是考验我们警方敏锐的洞察力和法官的良知的一个最难得的案子。这个案件的侦破令人癫狂，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答案，就好像一个悲惨





的字谜让古老的欧洲和年轻的美洲竞猜似的。因为，实际上——我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件事丝毫不涉及作者的自尊，而且，我在这里只是转述一些事实，一个特别的材料使我可以对此提供一点线索——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想象上，不论是在《莫格街凶杀案》的作者爱伦·坡^①的虚构里，还是在柯南道尔^②的臆造之中，我实在搞不清人们是否能够找到可以与这个“黄屋的真实秘密”相媲美的东西。

而这个无人能解的谜竟被一家大报的小记者、年仅十八岁的约瑟夫·鲁尔塔比伊解开了！但是，当他在重罪法庭上谈到案件的要害时，并没有和盘托出。他只是说出了为“解开不解之谜”和宣告一个无辜者无罪必不可少的东西。当初他需要保持沉默的理由，如今已不复存在。更何况，今天他“应当”开口说话了。因此，你们将知道一切。我将开门见山地把“黄屋”凶杀案的来龙去脉全部展现在诸位面前，正如橡栗城堡悲剧发生的第二天世人所看到的那样。

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时报》在最后时刻刊登了如下编者按：

在圣热娜维芙森林边缘的埃皮纳—絮—奥日镇附近的橡栗城堡，在斯坦日松教授的府第，发生了一个可怕的惨案。昨夜，城堡主人正在实验室里工作，有人企图杀害在实验室隔壁房间里休息的斯坦日松小姐。医生对其性命已不敢担保。

① 爱伦·坡（一八〇九～一八四九），美国著名诗人、故事作者和文学评论家，著有很多惊险的侦探故事。——译者注

② 柯南道尔（一八五九～一九三〇），苏格兰小说家、戏剧家，塑造了闻名世界的侦探福尔摩斯的形象。——译者注

诸位可以想象当时巴黎人的激动。那个时候，学术界本来就对斯坦日松教授及其女儿的研究非常感兴趣，正是这些对 X 光照相术最早的研究，引导了后来的居里先生和夫人发现了镭。而且，人们正期待着斯坦日松教授在科学院宣读他那篇题为《物质分解》的轰动性论文，这篇论文将从基础上动摇多年以来建立在“物质不灭、物质不再生”的原则上的官方科学。

第二天，所有的晨报都在谈论这桩谋杀案。《晨报》刊登了题为《一次不可思议的谋杀》的文章：

下面是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橡栗城堡凶杀案的全部情况——《晨报》的匿名作者这样写道——斯坦日松教授所处的绝望状态和无法从受害者口里得到任何情况这一事实，使得我和司法部门的调查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迄今我们对“黄屋”里发生的事还一无所知。当时，斯坦日松小姐身穿睡衣，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不过，后来我们还是采访了斯坦日松家的老仆人雅克老爹（当地人都这么称呼他）。雅克老爹是与斯坦日松教授同时走进“黄屋”的。这个房间在实验室隔壁。实验室和“黄屋”都位于花园尽头的一座小房子里，距城堡大约三百米。

“当时是子夜一点半，”老人对我们说，“出事的时候，我在斯坦日松先生正在工作的实验室里，整个晚上都在整理和清洗实验器具，我等着斯坦日松教授离开，好去睡觉。玛蒂尔德小姐跟她父亲一起工作到子夜。当实验室的挂钟敲响子夜十二点以后，她就站起身，拥抱了斯坦日松先生，祝他晚安，又对我说：‘再见，雅克老爹！’然后，就推开‘黄屋’的门。我们听见她把房门从里面反锁上，又插上插销，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并且对先生说：‘瞧，小姐给自己上了两道锁。她肯定是害怕“上帝之兽”啊！’先生正全神贯注地工作，根本就没听见我的话。不过，外





面一阵可怕的猫叫声回答了我，我听出那正是‘上帝之兽’的声音，那声音让你听了以后会浑身发抖……‘难道这个家伙今天晚上又要闹得我们不得安宁吗？’我心里想，我应当告诉您，先生，直到十月底以前，我都得住在这座小房子的阁楼上，就在‘黄屋’的上面，惟一的目的就是不让小姐孤零零一个人在花园深处过夜。是小姐自己想在小房子里住上大半年的，想必她觉得这里比城堡更明亮。小房子盖好以后的四年多来，她总是一到春天就搬进来，到了冬天，再搬回城堡，因为‘黄屋’里根本就没有壁炉。

“斯坦日松先生和我，我们呆在小房子里。我们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在办公室里，我呢，活儿都干完了，就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工作，心里想：‘多么了不起的人！多么聪明！多么有学问！’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因为，正是这个原因，凶手以为我们都走了。突然，正当钟敲子夜十二点半时，从‘黄屋’里传出一阵绝望的叫喊，是小姐在叫喊：‘抓凶手！抓凶手！救命！’很快就响起了枪声，接着，是桌子和家具被推翻在地的声音，好像是在搏斗，而后，又是小姐的喊声：‘抓凶手！……救命！……爸爸！爸爸！’

“您可以想象，我们立刻跳了起来，斯坦日松先生和我，我们都朝那个房间跑去。可是，唉！门锁着，而且是被小姐从里面谨慎地反锁着，上了一道锁，还插了插销。我们想把门撞开，可是门很结实。斯坦日松先生像疯了似的，而且他确实会发疯，因为，我们听见小姐用嘶哑的声音喊着：‘救命！……救命！……’斯坦日松先生拼命地敲门，他愤怒地哭着，绝望而又无奈地哭着。

“就在这个时候，我灵机一动：‘凶手可能是从窗户进去的，’我心里想，‘我到窗前看看！’于是，我也像疯子似地跑出小房

子！

“不幸的是，‘黄屋’的窗子是朝田野开的，花园那连接小房子的围墙挡住了我的去路，使我不能马上抵达窗户。要想到达那里，必须先出花园。我朝栅栏门跑去，在路上，我遇到看门人贝尼耶和他的妻子，他们是被枪声和我们的喊叫声吸引过来的。我三言两语说明了情况，让看门人赶快去斯坦日松先生那里，让他妻子跟我走，去给我开栅栏门。五分钟后，我和看门女人来到了‘黄屋’的窗前。那一夜的月光格外皎洁，我清楚地看到，没有人动过那扇窗户。不仅窗外的铁栅栏完好无缺，就连后面的两个百叶窗也关得紧紧的，那是昨天晚上我关的，每天晚上都是我亲自关，虽然小姐知道我活儿太多，太累，不让我去关窗，说她自己可以关。百叶窗原封不动地关闭着，昨天晚上，我用铁插销从里面把它插上了。因此，凶手不是从那里进去的，也不可能从那里逃走；而我呢，也不可能从那里进去！

“这实在太不幸了！真是没有头脑！把房门从里面反锁着，惟一一扇窗户的百叶窗也从里面关紧，百叶窗外面的铁栅栏完好无损，栅栏很密，您连胳膊都伸不进去……而小姐却在里面呼救……她可能已经死了……我听见小房子里先生还在试着撞开那道门……

“我跟看门女人又往回跑去，回到小房子里。尽管斯坦日松先生和贝尼耶拼命敲门，门还是纹丝不动。最后，在我们疯狂的撞击下，门终于开了。这时，我们看到什么了呢？我还应当告诉您，女门房在我们身后举着实验室的灯，那盏灯度数很大，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

“还应当告诉你们，先生，‘黄屋’是个很小的房间。小姐在里面放了一张大铁床，一张小桌子，一个床头柜，一个梳妆台和两把椅子。因此，在看门女人手里那盏灯的灯光照耀下，我们一





眼就看清了屋里的一切。小姐身穿睡衣，躺在地上，周围一片狼藉。桌子和椅子都倒在地上，说明刚才有过一场生死搏斗。那人一定是把小姐从床上拉了起来，她浑身是血，脖子后面有很多被指甲掐伤的痕迹，脖颈上的肉几乎被人用指甲给挖掉了，右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洞，血从里面流出来，在地板上摊成一片。斯坦日松先生一看到女儿这个样子，便绝望地扑了上去，那呼喊声让人听了真是心如刀绞啊！他发现不幸的小姐还有气，就全身心地抢救她。我们呢，就寻找凶手——那个想杀死我们女主人的混蛋。我向您发誓，先生，要是我们能找到他，决饶不了他。可是，他不在房间里了，他已经逃走了，这怎么解释呢？……这简直不可思议。床底下没有人，家具后面也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只看到很多痕迹：墙上留下一个男人的大血手印，门上也有，还有一条浸满血的没有姓名开头字母的手帕，一个旧贝雷帽，地板上还有很多新留下的脚印，从那里走过的那个男人的脚很大，鞋底留下黑色的烟灰。这个人是从哪里进来的呢？他又是从哪里消失的呢？请不要忘记，先生，‘黄屋’里没有壁炉。他不可能从门口出去，门很窄，看门女人手里拿着灯进来，而我和看门人在豆腐块大的房间里正寻找着凶手，那里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处，而我们也没找到一个人。那扇被撞坏的门靠在墙上，后面也不可能藏人，而且，我们也在哪里找过了。窗户依然关着，百叶窗也紧紧关闭，再加上铁栅栏，从那里逃走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那么……我真的开始相信有鬼了。

“就在这时，我们在地上发现了我的手枪。是的，我自己的手枪……这情景，这情景把我带回现实中来！鬼是不需要去偷我的手枪来杀害小姐的。刚才进来的那个人是先到过我的阁楼，从抽屉里拿走我的枪，并且用它实现了他的罪恶目的。我们检查了子弹，发现凶手开了两枪。不管怎么说，先生，在这样一场不幸

当中，我感到幸运的是，出事的时候斯坦日松先生在实验室里，亲眼看见我在那里，因为，由于出现了这支手枪，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说不定我早已经被关进牢房里去了。这支枪足可以让法庭把一个人送上断头台了！”

晨报在这篇采访后面写道：

我们没有打断雅克老爹的话，让他大致讲述了他所了解的“黄屋”凶杀案的情况。我们重复了他的原话。我们只是省略了他叙述过程中不断发出的哀叹。雅克老爹，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就这么说定了，您很爱您的主人！您需要让别人了解这一点，您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特别是在发现那支手枪以后。这是您的权利，对我们没什么妨碍！我们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雅克老爹（雅克—路易·穆斯蒂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城堡的大厅里进行调查的预审法官派人来找他。我们无法进入橡栗城堡——那片橡树林已经被几个警察包围了，警察仔细地寻找着所有可能从那里走进那座小房子的线索和可能让人找到凶手的线索。

我们也打算询问看门人，但是，他们已经不见了。最后，我们在离城堡栅栏门不远的一家小客栈里等着科尔贝伊的预审法官德·马凯先生出来。凌晨五点半，我们看到他和书记官一起走了出来。在他上车之前，我们向他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在不影响您调查的前提下，德·马凯先生，您能否向我们提供一点关于这个案件的情况？”

“我们什么都不能说。”德·马凯先生回答，“而且，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奇怪的案子。我们越是以为自己知道了点什么，就越是一无所知！”

我们请德·马凯先生给我们解释一下最后这句话的含义，下





面就是他的回答，其重要性谁都会一听就明白。

“如果除了检察院今天的发现之外再没有别的情况，我担心斯坦日松小姐凶杀案不会很快明朗化。不过，出于人道，我们还是希望，即将对‘黄屋’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进行的检查，会给我们带来不应当对事情的逻辑性丧失信心的证据。从明天开始，我就将跟四年前承建这座房子的人一起进行这种检查。因为，问题明摆在那里：我们知道凶手是从哪里进来的（他是从门口进来，然后躲到床底下，等着斯坦日松小姐回来），可是，他是从哪里出去的呢？他是怎么逃走的呢？如果找不到翻板活门、暗门、壁凹，或者随便什么形式的出口，如果对墙壁的检查，乃至把墙壁拆毁以后——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斯坦日松先生也下定决心，不惜拆毁这座房子——仍然找不到能让人或某个圣灵出入的通道的话，如果天花板上没有洞，如果地板下面没有地道，那就真像雅克老爹说的那样，该相信有鬼了！”

这篇文章——我认为这是那天报上发表的有关这一案件的文章中最有意思的一篇——的匿名作者还指出，预审法官的最后一句话：“那就真像雅克老爹说的那样，该相信有鬼了”似乎有弦外之音。

文章最后是这样说的：

我们想知道雅克老爹说的“上帝之兽的吼叫”指的是什么意思。

主塔客栈老板向我们解释说，那是指一个人称“阿日努大娘”的老太大家养的猫有时在半夜发出的叫声。“阿日努大娘”是个“圣人”，住在森林中的一座小木屋里，离圣热娜维芙山洞不远。

黄屋、上帝之兽、阿日努大娘、魔鬼、圣热娜维芙、雅克老爹，这可真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凶杀案。等明天用十字镐往墙上一刨，就会水落石出，至少我们希望如此。正如预审法官说的那样：‘出于人道。’眼下，人们估计，斯坦日松小姐恐怕活不过今夜，她不停地说谰语，惟一能让人听清的几个字就是：“凶手！凶手！凶手！……”

最后，那家报纸透露，保安局局长已经给那位被派往伦敦调查证券被盗案的弗雷德里克·拉尔桑警探打了电话，让他火速返回巴黎。





约瑟夫·鲁尔塔比伊首次露面

我清楚地记得年轻的鲁尔塔比伊那天早晨走进我房间时的情景，这件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当时大约是八点钟，我还没起床，正在读《晨报》的那篇关于橡栗城堡凶杀案的报道。

不过，其他事都可以搁下来不谈，现在是我向诸位介绍我这位朋友的时候了。

我认识约瑟夫·鲁尔塔比伊时，他还只是个小记者。那个时候，我也刚刚在律师界起步。在我去法院请求到马扎或圣拉扎尔会见犯人的许可时，经常有机会在预审法官办公室的走廊里碰到他。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有一张“讨人喜欢的圆脸”。他的头像皮球一样圆，我想，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他的那些新闻界的朋友才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绰号，这绰号一直叫到今天，并且闻名遐迩。“鲁尔塔比伊^①！”“你看见鲁尔塔比伊了吗？”“瞧！那不是那个了不起的鲁尔塔比伊嘛！”他的脸总是红红的，像个西红柿，时而像燕雀一样欢快，时而像教皇一样严肃。他是那么年轻——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十六岁半——怎么就能在报界混饭吃了呢？凡是不了解他如何开始他的事业的人初次接触他时，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在奥贝尔康夫街女子碎尸案——又一个被忘却

^① 这是别人给他起的绰号，原文为 Rouletabille，是由三个字 Roule-ta-bille 组成，直译应为“滚动你的球”。——译者注

的故事——的审理过程中，他给《时代报》（当时与《时报》大搞新闻竞争的一家报纸）的总编送上了在那只盛着可怕的碎尸块的篮子里所没有找到的左脚。这只左脚，警方整整找了一个星期都没找到，而这个小鲁尔塔比伊却在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下水道里找到了它。为此，他参加了巴黎市政府为修缮塞纳河特大洪水造成的破坏而组建的一支临时通阴沟的队伍。

当总编拿到那只宝贵的脚，并且领悟到怎样聪明的推理才使一个孩子找到这只脚的时候，他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个十六岁孩子的脑袋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侦探才有的诡谲，喜的是自己可以在报纸上的《陈尸栏》里展示这只“奥贝尔康夫街的左脚”了。

“有了这只脚，”他大声说道，“我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总编把那个阴森森的口袋交给为《时代报》工作的法医之后，就问这个即将成为“鲁尔塔比伊”的人，如果请他做“社会新闻栏”的小记者，他想要多少报酬。

“每月二百法郎。”小家伙谦虚地说，他听到这样的提议，惊讶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你可以拿到二百五十法郎，”总编说，“只不过，你要对所有的人都说，你在报社已经工作一个月了。还有，‘奥贝尔康夫街的左脚’不是你发现的，而是《时代报》发现的。在我们这里，小朋友，个人无足轻重，报纸才是一切！”

说完之后，他就请这位新记者离开。孩子刚要出门，他又把他叫住，问他叫什么名字。孩子回答道：

“约瑟夫·约瑟凡。”

“这哪是姓啊，”总编说，“不过，反正你也不用署名，所以，姓什么都无关紧要……”

很快地，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就有了一大堆朋友，因为他





很乐于帮助人，而且脾气特别好，就是脾气再坏的人也不能不喜欢他，嫉妒心再强的人也无法嫉恨他。在社会新闻栏目的记者去检察院或者警察局寻找每天发生的凶杀案之前，在他们喜欢聚集的律师咖啡馆里，他开始以机灵著称，并且很快就能出入警察局长的办公室了！每当出现一个重大案件，而鲁尔塔比伊——那时，他已经得到这个绰号——又被总编送上战场的时候，他常常会让那些最有名气的侦探“苦恼不堪”。

我正是在律师咖啡馆里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的。负责凶杀案的律师和记者决不是敌人，前者需要扬名，后者需要情报。我们一起聊天儿，我立刻对这个叫“鲁尔塔比伊”的小家伙产生了好感。他是那么机灵，那么与众不同！他的独到见解在别处是无法听到的。

那之后不久，我开始负责《林荫道呼声报》的“司法专栏”。我步入报界，这就更加深了我和鲁尔塔比伊之间的友谊。最后，由于我这位新朋友想在他的《时代报》开设司法栏目，我就经常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法律方面的情报。

两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随着我对他的了解的加深，我更加喜欢他了，因为，透过他表面的快活和古怪，我发现他身上具有这个年龄的人少有的不寻常的严肃。我本来习惯于看见他总是非常快乐、甚至过于快乐的样子，可是，有好几回，我发现他沉浸在深深的忧伤之中。我想问他，他的情绪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但他又马上笑起来，根本不回答我的问题。有一天，我问起他的父母，他从来不谈起他们，可他装作没听见我的话，起身走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那件有名的“黄屋”奇案，这个案件不仅使他成为第一流的记者，还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侦探。在同一个人身上看到这种双重身份并不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报纸已经开始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凶杀报。那些多愁善感

的人会对此不满，但我倒觉得应当为此高兴。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武器跟犯罪现象进行斗争，不管是公共的武器，还是私人的武器。多愁善感的人可能会说，报上没完没了地谈论凶杀，会诱使他们也去杀人。可世界上有些人，你没法跟他们讲理……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那天早晨，鲁尔塔比伊来到我的房间。他的脸色比平时更红，两只眼睛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都“鼓了出来”，看上去非常激动。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摇晃着《晨报》，对我喊道：

“喂，亲爱的圣克莱尔……你看报了吗？……”

“你是说橡栗城堡凶杀案？”

“对，‘黄屋’！你怎么想？”

“天哪，我想，这是‘魔鬼’或者‘上帝之兽’干的。在我看来，雅克老爹不该把作案工具留在作案现场，既然他就住在斯坦日松小姐房间上面的阁楼里，预审法官今天将要开始的拆毁工程肯定会给我们找到这个谜的谜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那家伙是通过什么样的翻板活门或者暗门钻进来钻出去，又马上回到实验室，回到毫无觉察的斯坦日松先生身边的。我能对你说什么呢？这只是一个假设！……”

鲁尔塔比伊坐到沙发上，点燃他那支从不离身的烟斗，默默地吸了几口，无疑是想让他那明显的激动平静下来。然后，他无比轻蔑地看着我：

“年轻人！”他用一种我学不上来的讥讽语气说道，“年轻人……你是律师，我丝毫不怀疑你开脱罪犯的才能。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成为预审法官，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给无辜者定罪！……你真是个天才，年轻人！”

说完，他又使劲地吸了一大口烟，然后说：

“他们根本找不到翻板活门，‘黄屋’的秘密会因此变得更加

